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总主编◎王国辰

王冰

主编◎张登本 孙理军

全医学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总主编◎王国辰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王冰

主编◎张登本 孙理军

医学全书

『十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R2-52
WB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冰医学全书/张登本等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3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ISBN 7-80156-722-6

I. 王... II. 张... III. 中国医药学—中国—唐代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238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644057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3.25 字数 1159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56-722-6/R·722 册数 3000

*

定价: 107.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是集唐宋金元 4 个朝代 22 位著名医学家医学著作而成的丛书。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展迅猛,中医学也同时得到巨大的发展。在继承古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学术争鸣,新的学派不断涌现,使中医学特别是在方剂学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的发展,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金元时期是继承与发扬中医学的最佳时期,呈现出一派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空前学术繁荣景象。学术的争鸣,学派的创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的迅猛发展。一是伤寒学派:以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指归,各自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发挥。如唐代医家孙思邈创制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以揭示六经辨证的规律,更重视太阳病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朱肱重视经络的作用,著《南阳活人书》,称曰:“治伤寒须先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其又重视病与证的鉴别诊断,同时强调脉与证合参以辨阴阳表里;庞安时曾著《伤寒总病论》,强调冬伤于寒杀厉之气,即发病为伤寒,春发为温病,夏发为暑病,长夏发为湿病,于八节可为中风,又强调人的体质强弱、宿病之寒热、地域之高低南北、气候季节等对伤寒发病与转归的影响;许叔微对《伤寒论》的八纲辨证最有研究,著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成无己是注解《伤寒论》的第一家,著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其注释以经释论,重视对伤寒症状的鉴别,其于定体、分形、析证、明理,颇有独到见解。综上诸家对伤寒学的研究,对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寒凉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强调“六气皆能化火”,治病善用寒凉,促进了病机学说的发展,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医方精要宣明论》《三消论》等,为攻邪派及养阴派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补土学派:是以李东垣为代表,师承了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学说,专注脾胃的研究,创立了著名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理论,提出了升阳泻火、甘温除热之法,创立了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名方;其弟子王好古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阴证学说,罗天益又揭示了脾胃与其他四脏以及营卫津液的关系,并重视三焦分治。这都丰富了中医学的脏腑学说,推动了脏腑病机、辨证治疗的发展。四是攻邪学派:以张子和为代

表,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治病以攻击病邪为首任,提出了汗、吐、下三法,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五是滋阴学派:以朱丹溪为代表,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强调保存阴气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其“相火论”成为后来温补学派诸家论命门之火的理论依据。

方剂学在唐宋金元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官修民著纷纷面世,是方剂学发展史上内容最为丰富,观点最为新颖,理论最为系统的时期。尤其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巨著——《备急千金要方》凡三十卷,计 233 门,收载方剂约 5300 首,广泛搜集和保存了前代医家的大量方剂及当时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有效良方;而其后的《千金翼方》中又有不少补充,使许多名方得以流传后世。宋代林亿赞之为:“上极文字之初,下迄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还有唐代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凡四十卷,计 1104 门,其资料丰富,条理分明,方法严谨,体例统一,对所引用理论,以及 6000 余首医方等都一一注明原始出处和来源等,并注明校勘正误,唐以前医方赖《外台秘要》得以保存者甚多。宋代则出现了国家官修的大型方书,有《太平圣惠方》,全书为一百卷,1670 门,收方 16834 首,为现存的第一部国家官修的方书。还有《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时这一时期医家方书辈出,有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方 1500 余首,按“三因”和病证归类,强调了审证求因而施治。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化裁和创制了许多治疗小儿疾病的新方。严用和强调不能概以古方治今病,结合自己 30 余年的临床经验将古人有效方剂总结而著成《济生方》《济生续方》,载方 450 首。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选方 300 余首。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更丰富了方剂学的内容,如刘完素创制具寒凉派特色的代表方剂桂苓甘露饮、益元散等;张子和创制的具有攻下特点的代表方剂三圣散、禹功散等;李东垣创制的具有补土派特点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朱丹溪创制的具有滋阴派特色的代表方剂大补阴丸、虎潜丸等,至今仍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总之,这一时期的方书为后世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妇科学在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把妇产一门列入卷首,并强调妇科必须另立一科的必要性,其曰:“妇人之别有方者,以其胎妊、生产、崩伤之异故也,是以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所以别立方也。”并以 540 余首方药对求子、妊娠、产难、胞衣不出、月经、带下、杂病等证候予以治疗。同时对难产、产后护理也作了精辟论述。宋代产科已发展为在太医局设置的九科中的独立专科,同时妇产科专著不断面世,尤其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为当时妇产科的代表作。全书分 8 门,总 260 余论,

系统论述了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等病证的病因与治疗。对妇产科的发展影响颇大。金元四大家对妇产科各有独到之处,如刘河间对女子“不月”之治疗,提出“先泻心火,血自下也”。其还十分重视女性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特点,并强调肾、肝、脾三脏的作用,对当今研究女性青春、育龄、更年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子和对妇人精血不足,认为“当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偏盛而成夭阏”。李东垣治妇科经、带疾病,以补脾益气、升阳摄血、升阳除湿等法,收效卓著。朱丹溪对妇科病强调“滋阴降火”,反对滥用辛热,对胎前病提出“清热养血”法,以黄芩、白术为安胎圣药,至今对临床仍具有指导意义。

儿科学的独立发展,始于晋唐而盛于宋。唐宋时期儿科已为独立之科,称为少小科或小方脉科。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儿科用方 320 首,并强调胎教、胎养。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小儿诸疾”专卷,分 86 门,着重论述了小儿初生调护、喂养、保育以及惊悸、夜啼、中风、咳嗽、天行、伤寒等,载方 400 首。宋时专著日益增多,特别是北宋儿科专家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明析儿科生理病理特点,发展了儿科诊断方法,确立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南宋刘昉的《幼幼新书》是现存的宋代儿科巨著,全书 40 卷,包括病源形色、禀受诸病、惊风急慢、斑疹麻痘以及眼目耳鼻、口唇、齿诸条,对痈疽、外伤尤为重视。金元四大家对儿科亦有不同创见,丰富了儿科内容。

外科学在唐宋金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有多家专著或方论,但主要是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强调外疡的整体疗法,创托里排脓诸方至今仍为医家所宗。及朱丹溪的《外科精要发挥》,特别是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中,有关外科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关正骨的篇章,可谓当代比较成熟的创伤外科学。

骨伤科学在唐宋金元时期的发展,集中反映在唐·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特别是元代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其在《正骨兼金鍼》里,充分反映了元代骨伤科的治疗水平,其对治疗损伤骨关节,要用草乌散使之“麻倒不识痛,或用刀割开,或用剪剪去骨锋者,以手整顿骨节归原……或用凿凿开取出,后用盐汤或盐水与服立醒。”并强调“服后麻不倒,可加曼陀罗花……若其人如酒醉,即不可加药。”在骨折的诊断技术和闭合复位手法上,其对关节脱臼的复位方面,除一般关节复位外,特别对髌关节脱臼创造性地提出了悬吊复位法。其最为突出的贡献为脊柱骨折悬吊复位法,这一创见在世界骨伤科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这一时期,其他临床各科也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养生学方面,有很多论述,尤其是孙思邈,不但在其著作中有很多有关养生的论述及养生方法,而且自己就活到了百岁以上。

唐宋金元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昌盛时期,是中医药学派创立的关键时期,为后世中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让后人了解唐宋金元名医的成长过程,以及各位医家的学术思想,特编撰了《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全书共收录了 22 位医家,集成 20 册医学全书(钱乙、刘昉两位医家为一册,庞安时、朱肱两位医家为一册),其中唐代 3 位医家,两宋时期 9 位医家,金元时期 10 位医家。收录原则:收入医家的全部存世著作;对该医家有争议的著作,当考镜源流,分辨正伪,尽量做到正本清源;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对其弟子收集其遗论整理而成又确能反映其学术思想的亦可收入。

本书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重点规划图书之一,在编写和论证过程中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振吉副局长、洪净副司长,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余瀛鳌教授、李经纬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由于作者较多,工程量较大,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编委会

校注说明



《王冰医学全书》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五”规划古籍重点图书中的子项目。《王冰医学全书》(以下简称《全书》)集唐·王冰所编著医学著作之大成。王冰其人,史书不载,故据北宋·林亿等人“新校正”之“王冰,唐应宝中人”,“按唐《人物志》,冰,仕唐为太仆令,年八十余,以寿终”之论可知,王冰自号为启玄子,官至太仆令,故又别号为王太仆,里籍生卒无从考证。据今人从相关文献的只言片语对唐代“诸名王冰”者考察后认为,次注《素问》的王冰少年约生长于“则天理位”时期,曾经韦抗、宇文融举荐任“县太尉”,经历了唐玄宗之开元盛世,历时12载的《素问》次注在他年逾古稀之时告竣于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其间虽然经历了震撼朝野的七年“安史之乱”而不辍业,足见王冰对其事业的执著追求精神,终于使“三皇遗文,烂然可观”(“新校正”语)。

王冰是一位学有师承渊源,精通医术的唐代著名医学大家,其于医学的贡献大矣。他慧眼识文,据其师张公所藏“秘本”第一次全《素问》九卷之数。姑且不论“七篇大论”是王冰所见“秘本”的《素问》之旧,或者如林亿等人所言为王冰以《阴阳大论》而据补,但将《素问》九卷之完本奉于后学者王冰是第一人,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若无王冰此举,后人则难识《素问》全目,这对于距唐代不远的北宋·林亿等人尚且如此,后世学者自不待言。王氏之功于此,大矣!

王冰是传承运气之学的第一人。无论“七篇大论”与《阴阳大论》是何关系,但“两论”皆以运气学说为其主旨是完全可以认定的。此前虽然有《难经·七难》、《伤寒杂病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治》中涉及运气的内容不足300字,有《伤寒例》引用《阴阳大论》720字,三者共约千字涉及运气内容。晋以后的《小品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四家的摘引同出于王叔和《伤寒例》。上述论著所引千字的零星资料实难展现运气学说之宏旨大义。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医理论中的运气学说,其是经王冰次注《素问》后第一次将运气理论及其应用系统而完整地纳入中医理论体系并呈于后学的。

王冰率先勾勒出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王冰对《素问》81篇



的编次独具匠心，以他渊博的知识和超人的驾驭知识技巧，在保障各篇论内容相对完整的前提之下，对全元起《素问训解》杂乱无章的 68 篇论之序进行了大刀阔斧、气势如虹的移归整理，使编次后的 81 篇呈现出如下理论框架。王冰所构架的理论体系为：养生（第 1~5 篇）、阴阳五行（第 3~7 篇）、藏象（第 8~11 篇）、诊法（第 12~21 篇）、病能（先病机、后病证，第 21~49 篇）、经络腧穴以及论治（第 50~65 篇）、运气（第 66~74 篇）、医事（第 75~81 篇）。这种结构体系成为明清以后研究《内经》的基本思路，也是今人研究中医理体系的基本脉络。

王冰次注《素问》颇有发挥。经过王冰的注疏，使《素问》的宏旨大义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扬和拓展。王冰的注语有 4479 条之众，所引古代文献有 40 种之多。他注《素问》所采用的校勘、注音、释词、解句、明理诸法为后世研究整理医学典籍所效法。尤其是他将其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用于注疏之中，使诸多博奥难识的经文得以冰释疑解，而且发挥拓展之处比比皆是。

上述是我们对王冰于医学贡献最深的最主要的感受，也是我们十分认真地编纂《王冰医学全书》而丝毫不敢懈怠的主要缘由和动力。

编纂《王冰医学全书》的具体工作如下：

一、收编内容

王冰是唐代医学大家，其亲笔撰著《素问》次注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公认。由于“七篇大论”“辞理秘密，难粗论述者，别撰《玄珠》，以陈其道”（《素问》注王冰序）。“新校正”认为，“详王氏《玄珠》，世无传”。说明北宋·林亿等人未见此书，因此有人认为世传的《玄珠密语》以及《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昭明隐旨》四者为后人托名。除《昭明隐旨》无以征集外，我们均予以认真地研读。据《宋以前医籍考》所言，所录之三书的成书较远，其内容羽翼“七篇大论”，尤其是《玄珠密语》，与“七篇大论”共同映射运气理论的光辉。

（一）《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

《全书》收录了《素问》次注的全部内容。由于“新校正”对王冰的《素问》次注工作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弘扬和拓展，是后世乃至今日研究王冰学术思想不可替代或者缺无的重要文献，因而对高保衡、林亿



等人所作的 1450 条补注的内容全部予以收录，一仍其旧，使读者能更全面、详尽地考察唐宋时期研究《素问》的历程。王冰次注存目的“刺法论第七十二”和“本病论第七十三”两佚篇，虽为宋以后托补，但所论运气内容与“七篇大论”属同一知识体系，故予以收留。

(二)《玄珠密语》一十七卷。

(三)《天元玉册》二十八卷。

(四)《元和纪用经》一卷。

(五)王冰医学学术思想研究。

(六)王冰及《黄帝内经素问次注》研究论文题录。

二、句读标点

《王冰医学全书》采取现行标点使用的通例及其应用原则进行标点的。为统一体例，本书执行了《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对某些标点符号的规定。如原著中所引用的书名，一律加书引号。对泛言“经云”、“本草云”者不加书引号。只有篇名者，对所引篇名加书引号。既有书名又有篇名者，对其书名、篇名用同一书引号并在书名篇名之间用间隔符号隔开，如《尚书·洪范》等。

原著中的引文，仍按现行的通例标点使用原则执行，即书名号后，或某人名后，或某人、某书名“曰”、“云”后使用冒号，所引文字前后一律加单引号。如《上古天真论》“和于术数”王冰之注云：“《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气调神大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死生之本，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此之谓也。”

《元和纪用经》载方 90 首，故在行文中连续使用两味以上药物名称者，其间用顿号隔开。在处方中，药物与剂量之间用大小字号区分，每味药物（含剂量）之间用空格方式隔开，不加标点符号。

《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三书前人既未句读，更无可参考的资料，故依据运气知识及上下文义，从原文的实际内容出发，在其句读基础上予以准确地标点。

三、整理校注

(一)校勘

《素问》次注之校今人有研究成果可资借鉴，更何况我们有《内



经词典》(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黄帝内经素问析义》(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白话)《黄帝内经通解》(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公司出版)等书的校勘经验、工作基础和心得体会,故尔驾轻就熟。唯《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三书缺乏理想的校本,也无可资借鉴的相关资料。只能根据“七篇大论”原文,王冰和“新校正”相关校注条文进行旁校,同时结合其文义及我等所掌握的运气知识进行理校。

《全书》校勘的具体做法如下:

1. 不出校记者。凡属下列情况者不出校记,以免繁赘。

(1) 底本、校本不一,显系校本有误者;

(2) 底本、校本不一,但不影响文义,可校可不校者;

(3) 繁体字一律改成通用简体字者;

(4) “七篇大论”中的“黔”字未改为“阴”;

(5) 凡两字形异而义同,古通用之,今人尚未统一之定论者,均保留原貌,如“癖”与“癖”,“注”与“注”;

(6) 凡属历朝避讳字,一律保持原貌。如“玄珠”与“元珠”、“启玄子”与“启元子”。

2. 径改不出校记。凡因字形相似,或增笔,或减笔等而误写、误刻的文字,如“正”与“止”,“若”与“苦”,“今”与“令”,“炙”与“灸”,“且”与“旦”,“千”与“干”,“日”与“曰”,“太”与“大”与“犬”,“己”与“巳”与“已”,“人”与“入”与“八”,“戊”与“戌”与“戌”等,均据文义径改,以免繁赘。

3. 不改原文出校记。凡属下列情况者,不改原文出校语。

(1) 凡底本与校本不一,怀疑底本有误者;

(2) 凡底本与校本不一,二者文通义不同者;

(3) 凡底本与校本不一,但校本亦有参考价值者;

(4) 凡底本与校本一致,但有讹误疑似之处,参考前人之说或者相关文义出校语而不改原文;

(5) 凡底本与校本一致,但二者文理俱不通,或前后矛盾,又无前人校记可参考者,采用本校或者理校,不改原文,出校记;

(6) 凡底本漫灭、空缺又无校本可补,用□代之,并出校语;



(7) 凡底本有大段脱落，又无校本可据补者，一律出校记。

4. 改动原文出校记。凡属下列情况者，谨慎地改动原文并出校记。

(1) 凡底本与校本不一，明显是底本有误，改动原文，并出校记；

(2) 凡目录、卷目、正文标题，力求三者统一，改目录、改卷目、改正文题目者，在审慎的基础上出校记。

(二) 注释

王冰《素问》次注以及《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的原文大多辞理深奥难懂，尤其是“七篇大论”及后三书都是专论运气之学的内容，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专门用语，不详注就很难使人阅读研习。这也是多数业医人员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因此本书对这部分内容的原文仿效王冰次注做法，加强了字、词、句的注释，这也是此次编纂《全书》工作量最为繁重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具体做法是：

1. 注音：凡属难字、僻字，容易误读的字均加注音。注音时采用汉语拼音加同音汉字的方法。

2. 释词：

(1) 凡属词义费解，或有歧义，或有僻义，或不常见的词一律加注，偶引书证，但不作繁琐考证；

(2) 凡通假字、异体字，于各书的篇、卷首见处出注，余不注释；

(3) 凡文中引用的书名、人名、年号均出注。

3. 解句：由于本书的读者是面对广大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医务工作者，《素问》原文，尤其是“七篇大论”及《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中的运气术语，仅释注字词仍然无法使多数读者明白其中义理的句子，于是仿效王冰次注的方法予以释句。

四、其他

(一) 几点说明

1. 据双栏排版及读者阅读方便，凡黄帝、岐伯、鬼臾区等问辞和呶辞均另段处理。

2. 虽同一问辞或答辞，但内容太长，于是根据文义而分段处理。

3. 《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虽然无问无答，底



本分段很不规范，于是根据文义进行了分段处理。

4. 《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各卷之中又分若干问题陈述，每一内容前均有标题，为了醒目和便于诵读，于是均用大一号字或粗黑字区分。

5. 保留底本的大小字的格式及其原来的结构。

6. 为了保留各书的原貌，故各书目录及正文中的“卷次”依旧。

以上诸条仅就文中所涉，其或有疏漏之处，或有言而未尽、未明、未详之处，读者翻检此书，自能明辨。

（二）附录

1. 王冰的医学学术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对《素问》的注语之中，十分零碎，读者难于整体把握和系统认识，故于“学术思想研究”中对相关内容予以分条述评。

2. 王冰倡导运气之学，是传承运气理论的第一人。加之“七篇大论”原著及王氏注语，“新校正”注语，以及《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全部内容都围绕运气理论这一主题，故运气学说的具体内容及其在临床的应用，既是王冰于医学贡献之最大者，同时也能充分展示王冰于运气理论中的学术思想，故本书于学术思想研究中予以重墨述之。

3. 根据《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统一体例，本书还对专门研究王冰医学学术思想而见诸于各种杂志的数十篇论文题目一并附录之。

此书是我和孙理军教授应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约共同策划编著的，其中每一字里行间都浸透着我们师生二人的心血和汗水。《素问》部分，主要由孙理军、张登本及陈震霖、张景明、乔文彪、方亚莉、辛宝、汪丹、张勇以及内蒙古中蒙医学院云刚、王滨校注，其中少部分校注条目还包含有（白话）《黄帝内经通解》（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公司，2000年版）中部分作者的劳动成果，此处予以说明并致谢。《玄珠密语》、《天元玉册》、《元和纪用经》的句读、标点及校注全部由张登本完成。我们还要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李翠娟博士，她为了搜求三书的底本和校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芮立新女士给予了我们多方的关怀和支持，并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征集相关版本，同时给予了校注工作的实质性指导。陕西中医学院



图书馆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排除了因搬迁带来的诸多不便，保障了本书编纂过程中对图书资料的需求。本学科的张喜德教授、黄广平博士对本书的编纂给予了极大支持，陕西中医学院新一届领导给予了必要的关怀，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夫人，她是我青梅竹马、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亲密伴侣，也是我生活、工作、待人接物的良师益友。几十年来，她为了成就我的事业，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殚心竭虑地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才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从事的事业之中。为此请恕我在本书净草并将付梓之际，借此一隅对无怨无悔给予我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的她唯一的一次鸣谢。

虽然经过一年来的艰辛努力，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劳动，尤其是近几个月来，我心无二用，全力以赴，但由于学力所致，加之工作浩繁而不能穷穷细究，不尽如人意之处肯定有之，故竭诚祈望同道不吝赐教。

张登本

2005 年（乙酉）11 月 27 日

于陕西中医学院



一、《黄帝内经素问》

(一) 底本

明版《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本，明·顾从德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二) 校本

1. 唐·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简称《太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2. 明·张介宾《类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版。

(三) 校注参考本

1. 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刘衡如校本。

2. 日本丹波元简，《素问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重印皇汉医学丛书本。

3. 明·马蒔，《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简称《注证发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书·医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天启四年甲子金阊童涌泉刻本。

4. 明·吴昆，《素问吴注》，济南：山东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

5. 明·李中梓，《内经知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6. 清·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

7. 清·姚止庵，《素问经注节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

8. 清·高世栻，《黄帝内经素问直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版。

9.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年版。

10. 傅贞亮，《黄帝内经素问析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 张登本，(白话)《黄帝内经通解》，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分公司，2000年版。



12. 《灵枢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年影印本。

13. 张登本等，《内经词典》，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年版。

14. 张登本，《难经通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

二、《玄珠密语》一十七卷

（一）底本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刻印简体本，其刻印的底本为“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玄珠密语》又名《素问六气玄珠密语》。

（二）校注参校本

《黄帝内经素问》（以其“七篇大论”中的原文，王冰注文及“新校正”注语为参考校注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简体横排本。

三、《天元玉册》二十八卷

（一）底本

常熟顾长亨抄录明代“成化丁未年”（公元 1487 年）的影印本。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收藏。

（二）校本

《天元玉册》二十八卷本，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此次选用的底本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藏善本丛书》中收录的中医孤本、善本，与同时也征集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天元玉册》二十八卷影印本。在对比分析后认定来源不同的两个《天元玉册》本系同一底本的影印本。

四、《元和纪用经》一卷

（一）底本

光绪十二年修敬堂木刻影印本，《元和纪用经》一卷，瘦樵程永培校并作“跋”。存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二）校本

杏春氏手抄本《元和纪用经》一卷，存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此抄本的底本仍系光绪十二年修敬堂刻本。

2005 年 11 月 27 日于咸阳



重广补注黄帝
内经素问

唐·王冰撰

张登本 孙理军

张景明 陈震霖 校注

乔文彪 李翠娟